

◇青春纪事

檐下冰锥

[上海]成健

辽阔的里下河平原上,从冬月进入腊月,北风一天比一天凌厉,这个时候,就该下几场大雪了。四五十年前,我还是个懵懂少年,某天早晨一睁眼,满世界都是明晃晃的白,树冠、屋顶、地面全部盖上了厚厚的雪被。我一阵激动,也不像平日那样怕冷赖床了,因为雪地是我们一年当中最自由的乐园,可以毫无节制地地疯玩,比如滚雪球、堆雪人、打雪仗……

然后天晴了,日出了,积雪开始融化了。屋顶上的雪水顺着坡面悄悄流淌着,到檐头滴滴答答掉落下来。及至夜间,气温降到零度以下,滴水成冰,不知不觉地就凝成了一根根倒挂的冰锥。

冰锥,各地叫法不一,有叫冰溜、冰柱、冰挂的,也有叫冻铃铛、冻冻丁的。倘若说全了,十个指头肯定不够计数。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苏北乡村,多数人家是三间正屋、两间厨房。经济条件好的砖墙瓦盖,条件差的土墙草盖。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屋顶以稻草、麦秸为主,但在屋脊和屋檐部位用上青色弧形小瓦,这在我们那儿叫做“小瓦导檐”。

乡间的瓦房草屋不怕下雪,里下河地区一年中的最低气温通常不低于零下十摄氏度,就算下了大雪,其实也就那样,走在路上雪没没过脚踝就算够大的了。雪落下来大致均匀,又松垮垮,决不至于压塌屋顶。凝结成冰锥可就不一样了,重量比较集中,而且越积越大,长的可达两尺左右,粗如婴儿手臂。每当冰锥“长”到一定程度,大人们就会拿了竹竿,小心地敲打屋檐下的冰锥。冰锥接连折断,冰碴哗啦啦碎落一地。

看着一排排冰锥被扫落殆尽,孩子们心里连呼可惜。冰锥形态大同小异,长短参差不齐,在太阳的照耀下发出冷冽的光芒。如果说漫天飞舞的雪花是动态的美,那么这檐下垂悬的冰锥则是静态的美。许多年后,我在宜兴等地的溶洞里见识到钟乳石的神奇,不禁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看似毫不起眼的冰锥难道不也是这样吗?当然,儿时的我们并不具备足够的艺术鉴赏能力。而今看来,大人们扫除冰锥实在无可非议,宁愿冰碎,也要瓦全,况且那些高悬的冰锥对人身安全也是一种隐患,万一砸到人就会头破血流。

从前那个物资匮乏的岁月里,冰锥是农村孩子十分喜爱的玩具之一。趁着大人们还没有动手清除,我们搬出几张凳子擦起来爬上去,选中一两根粗大的冰锥使劲掰下。那寒光闪闪的冰锥犹如一柄利剑,握在手中,可以昂首挺胸,耀武扬威。一群小伙伴聚在一起,摆开架势,亮出冰剑,战斗一触即发。被打断的冰锥掉落地上,如同透明的碎玻璃一样五零四散,不一会儿便化为一片水渍。

冰锥非但好玩,而且能吃。一根晶莹剔透的冰锥在手,不就是天然的超级冰棍吗?跟夏天走街串巷骑车叫卖的冰棍相比,只不过少了几分甜味而已;咬在嘴里,一样的嘎嘣脆。然而冬天吃冰,还是需要一点勇气的,嘴唇冻得乌紫,舌头冻得麻木,牙齿也冻得哆哆嗦嗦,更别说咽下肚里去了。假如被父母大人撞见,免不了揪住耳朵一顿教训。

时光荏苒,眼下又是寒冬腊月。遥想童年时光,隆冬时节,无数水晶挂件般的冰锥装扮着偏僻的乡村、宁静的日子。而冰锥又是年关的指针,在风雪的阵阵催促下,千家万户开始忙着打扫屋子,裁剪衣裳,置办年货,年的味道愈加浓厚……

◇城市笔记

在北京仰望星空

[南京]吴瑕

银杏叶黄出一把把小伞,裹着京城的辉煌底蕴,撒落在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学子身上,他们的轮椅拐杖、他们的助听器、他们摇摇晃晃的身子就多了文艺和浪漫的气息。

11月初的北京,我们坐在北京规划馆4楼大礼堂里,参加首届助残志愿者演讲。作为优秀学员代表上台时,台下那一双双眼睛让我腿肚子打颤,在话筒的扩音下,标准的女声普通话在会场回荡:“当残疾人作家的故事化作笔墨汉字,便成了承载仁爱与胸怀的

微光,将残疾人作家的担当与情怀,传递给每一个关心残疾人文化的人。我们学员的文学成果是中国残联以博爱绘就的热血渗透与文学争鸣的答卷。希望同学们通过培训研修走向更远的文学征程。”掌声里,我弯腰鞠躬。

活动结束后,风吹过门前街,银杏树叶沙沙作响,如无数支笔在夜里铺就的稿纸上摩挲着落笔。

那夜我和陕西作家袁延峰一起逛夜市、说文学,他说起黄土高坡、说起唐明皇和杨贵妃的华清池、说起贾平凹陈忠实,我说老家武汉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城市精神,说起生活的南京世界文学之都的厚重。我们湖北人写文章蘸着荆楚大地的广袤,写出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淡定从容,江苏人写作是六朝古都里的文化底蕴。他唱起信天游:山丹丹开花又落……我接茬唱:我的故乡江城美……有人唱起:我的中国心……我们几个失眠的人,在北京的夜里,用相遇的激情交换着心底的故事。

那天,与行走摇晃的提畅再三挥别后,我去等电梯,突然回头,看到提畅靠着墙悄悄送我们,眼神清澈如水,满是依依不舍。那一刻,我的柔情爆棚,最纯净的笑容都落进了我的瞳孔。阳光在他的脸上起舞,在送别的裹挟中,化作一个个跳跃的音符,构思的文章似乎有了注脚。

我想起遇见的每一个“同学”,他们带着各自的乡音与故事,共赴这一场关于残障、文学与生命的约会。每一颗向往文学的心,每个认真写作努力生活的残障人,都是一粒等待萌发的星种。今天之后,我们又将散作满天星斗,在不同的夜空里继续发光。也许光芒微弱,也许赛道不同,我们曾一同仰望过同一片星空,在一张课桌上架设过未来的路。



◇似水流年

缝在岁月里的暖

[盐城]蒋开林

儿时,每到冬至日,母亲都会说:“又一年交冬数九开始了,该为你们做棉衣棉鞋了!”一家人过冬的棉衣棉鞋都是她亲手做的。母亲手巧得很,她做的棉衣合体又暖和,棉鞋不松不紧,刚刚好。

无论缝棉衣还是纳鞋底,都需要大量棉线,母亲先从捻棉线开始,这是个技术活,母亲左手轻拢一团蓬松的棉花,扯出一条轻雾状的棉絮,右手捏住捻线锤细长的木轴顶端,使劲一搓,捻线锤吊在线端转动起来,原本拢在左手的棉絮神奇地“变”成棉线。母亲捻的棉线粗细均匀,从不打结,也从不断裂。

母亲的手是天生的尺寸,拇指加上食指或者中指,就能估算出哪个孩子需要几尺布、哪个孩子需要做多大尺码的棉鞋。

相比而言,棉衣做起来要容易一些。她用手指拊好尺寸,将赶集买来的崭新布匹铺在桌上,粉笔在上面熟练地画几道白色弧线,拿起剪刀,沿着白线“嚓嚓嚓”一挥而就,左右两边必定对称,从未失手。接着在上面铺上层层棉花,用木锅盖压实,再用针线密密缝实,线脚像一线蚂蚁,整齐划一。穿上身,暖流瞬间从毛孔深处迸发出来。姐姐们穿的是花布棉衣,而我是深青色的。

做棉鞋就麻烦一些,得先做鞋底。母亲收藏了一年的布头派上了用场。从纸箱里倒出来,一块块展开擦好。白面兑水,和成糊状,在铁锅里熬成浆糊,一层碎布,一层浆糊,糊满整张桌面,放太阳下晒干,揭下来依鞋样裁剪。鞋样是母亲用手指拊一下脚底,再用报纸剪出来的。

纳鞋底是个苦力活,层层布,层层浆糊,这叫“千层底”,足有一指节那么厚,硬得很。母亲选最粗的针,右手食指戴着顶针,手指捏着针用力穿过一半,再用顶针抵出来。这一面捏住针,用力拔出,往往需要拔几次,实在不行就动用镊子。密密的针线好似白色的芝麻粒,一圈又一圈,严严实实,密不透隙!

鞋面相对简单些,外层黑绒布,里层白涤纶,中间衬

上棉花,两侧不忘剪道豁口,缝上松紧带,再和鞋底缝合,这样棉鞋就做成了。穿上母亲做的棉鞋,轻盈暖绒,落地无声。

“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母亲逝去已经24年,二十四载梦常回,一朝梦回,她还是那个模样,时光未能冲淡她的容颜,却越发清晰起来。

◇心灵点击

喊山的人丢了嗓子

[山东]董国宾

拴柱他爹老栓一辈子就干一件事:喊山。每天天不亮,就扛着个破锣爬到村后的山岗上,先敲三下锣,再扯着嗓子喊:“太阳出来喽——山醒喽——”那声音亮得能穿透三层雾。村里人都说,老栓是山的传令兵,没他喊这一嗓子,山就得睡过去,咱这村子也得跟着蔫。

这喊山的规矩是老栓的爷爷传下来的。据说一百年前,村里闹山匪,老栓的爷爷站在山岗上喊了一嗓子,震得山匪的马都惊了,扔下抢的东西就跑。打那以后,喊山就成了村里的规矩。老栓常说:“山跟人一样,得有人搭话,不然就生分了,生分了就该给咱脸色看了。”

三十年前,村里来了批勘探队,说这山里有铁矿,挖出来能让全村人富得流油。队长找到老栓,说他喊山太吵,影响勘探,给五十块钱让他停几天。老栓把钱扔在地上,说:“你给我五万,我也不能停。我停了,山以为咱忘了它,回头给你塌个坑,埋了你的机器,看你咋富!”队长笑他封建迷信,没当回事,结果第二天,勘探队的钻井机就塌进了个土坑,机器砸坏了,没人受伤。队长吓了一跳,赶紧买了两瓶好酒给老栓赔罪,让他继续喊。

老栓的嗓子是那年冬天坏的。百年不遇的大雪把山路封了,村里的粮吃完了,村民们冻得直哆嗦。老栓爬上山岗,喊了整整一天,从“太阳出来喽”喊到“山开条路喽”,嗓子冒烟了,最后一口血喷在雪地上,红得扎眼。奇怪的是,第二天雪开始化了,山脚下露出一条小路,镇上救援队顺着路把粮食送了进来。村里人都说,是老栓的嗓子感动了山,可老栓的嗓子,却再也喊不亮了,说话像漏风的风箱。

铁矿开起来了,村里盖了小洋楼,年轻人都进矿场上班了,再没人关心谁喊山。矿场老板觉得老栓那破锣嗓子晦气,找拴柱劝他爹别上山了。老栓瞪着他,半天说出一句:“山记着咱的好,咱不能忘了山。”

老栓还是每天去山岗上,敲着破锣,一下一下,敲得很慢。拴柱买了个扩音器给爹,让他录下以前的喊声,到山上放。老栓把扩音器扔在一边,说:“喊山得用真心。”有回我去村里采访,问他为啥非要喊山。老栓指着矿山:“你看那机器挖山,山疼啊。我喊一嗓子,不是让它醒,是让它知道,还有人疼它。”

五年前的一天,矿场突然塌方,十几名矿工被困。老板急得团团转,救援队来了也没办法,因为不知道塌方的具体位置。老栓慢慢爬到山上,深吸一口气,用尽全身力气喊:“山里的人——出来喽——”这一嗓子虽然沙哑,却像有穿透力,顺着山体传了下去。没过多久有了回应,救援队顺着声音,把被困的矿工都救了上来。

老栓的嗓子彻底废了,但还是每天去山上,敲着破锣。矿场老板不敢再拦他,专门在山上修了个小亭。村里人说,老栓把嗓子给了山,山也护着村。

那年我再去村里,老栓已经卧床不起。他指着窗外的山,又指了指自己的嗓子。拴柱在一旁解释:“我爹说,他这辈子值了,嗓子丢在了山里,换了全村人的平安。他说,以后喊山的事,得传给我。”拴柱说以前不信,现在信。不是信山有灵,是信人心。

老栓走的那天,拴柱扛着破锣爬上了山岗,学着他爹的样子,先敲三下锣,再扯着嗓子喊:“太阳出来喽——山醒喽——”那嗓子虽然没老栓当年亮,却也透着一股子执拗。村里的人都站在院子里听,听着听着,就有人红了眼眶。后来,矿场老板在山脚下立了块碑,上面写着“喊山者老栓”五个字。



扫描二维码,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B座西窗”,也可在微信“添加朋友”中“查找公众号”,搜索“B座西窗”或微信号“bzuoxichuang”。